

高校本科教学督导的现状、问题与改进策略

叶晓力 夏玲丽 蔡敬民
(安徽大学,合肥 230039)

摘要: 本科教学督导是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督导已基本形成较为明晰的框架体系与运行规范,但仍存在督导组织受制于内部机构管控、督导队伍结构单一、督导内容陷入管理主义工具理性陷阱及督导结果反馈性评价功能不畅等问题。为此,应从四个方面进一步深化高校本科教学督导改革:1)探索创新教学督導體制机制,引入第三方督导评价;2)强调利益相关主体发声,建设多元化督导队伍;3)健全教学督导内容体系,探索过程性督导;4)建立智慧督导数据平台,畅通动态式督导反馈。

关键词: 本科教学督导;本科教学评价;教学质量保障;高教改革

【中图分类号】G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427(2024)03-0037-9
DOI: 10.19360/j.cnki.11-3303/g4.2024.03.005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提升本科教学质量不仅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的核心价值诉求与社会期待,也是打造一流本科教育、促进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在大学教学及其管理场域,教学督导一直以来被视为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重要方式之一,发挥保障高校教学秩序、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国家“双一流”建设、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等政策的驱动下,无论是学界还是高校,对本科教学督导的关注都愈加重视。事实上,本科教学督导是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的组成部分,在面向本科教学活动及过程开展督导实践、有效保障教学的同时,也不可避

免地衍生出诸多问题。有鉴于此,系统审视当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督导的制度设计与实践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策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高校本科教学督导的结构体系

经过多年探索,本科教学督导已然在我国高校制度层面落地生根,成为我国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纵观当前高校有关本科教学督导的既有制度体系,围绕督导组织、督导队伍、督导内容以及督导评价等要素,多数高校已基本建构起本科教学督导工作的模式框架与运行规范。

收稿日期: 2023-11-15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教学学术视域下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教学评价研究”(AHS-KQ2022D091)

作者简介: 叶晓力,男,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特任副研究员;
夏玲丽,女,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读硕士生;
蔡敬民,男,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兼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一)教学督导的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是为了实现某一具体工作目标而进行的人员分工与协作的安排,完善的组织架构是高校本科教学督导工作开展的必要前提与基本保证。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督导主要有单一校级督导和校院二级督导两种组织架构。具体而言,校级督导是指在学校层面成立教学督导组或教学督导委员会,作为校级教学督导工作的常设机构,校级教学督导组挂靠本科生院,在分管本科生教学的校领导指导下开展工作。例如,合肥工业大学规定按照学科分类和课程类别,将校级督导组分为文、理、工等几个小组展开工作,并结合学校重点工作和教学热点问题,设立专项任务工作小组开展具体工作^[1]。相较于规模较小的学校采取的单一校级督导模式,多数高校已经形成较为稳定与成熟的校院二级教学督导模式,即根据各学院的实际情况,参照校教学督导组成员选聘条件、主要职责等要求组建院级教学督导组,制定院督导工作细则,院督导组在校教学督导组的领导下对全校各学院教学工作进行具体督导。换言之,校级教学督导组承担对各二级学院教学管理工作的检查、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评价职责,院级教学督导组则是从事学院教学督导活动的基层单位,直接参与学院自身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工作。

(二)教学督导的队伍构成

本科教学督导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督导组由教学督导专家、学科专家、学校领导等组成。其中,校教学督导组成员由本科生院选聘,主管教学副校长审核批准;院教学督导组成员由学院选聘,各学院负责人审核批准。各个成员在督导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通过督导工作了解教师教学及教学管理情况,为全面评价教学质量提供依据。具体而言,教学督导专家是教学督导团队的核心成员,一般由热爱教育事业、学术造诣

高、工作责任心强、思想品德高尚、教学经验丰富、身体健康的离退休教授、教学名师和教学骨干组成,负责对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进行评估和指导。除了教学督导专家作为督导主体外,湖北师范大学还主张学科专家参与教学督导^[2]。学科专家通常是对特定学科或专业有深入研究和了解的同行专家,在督导过程中提供有关特定学科的专业意见和建议。此外,华东政法大学在制度设计中还明确了学校领导在教学督导中的角色定位,提出了领导评教,以发挥领导在组织和协调督导工作、确保教学督导与学校的发展目标和战略相一致方面的作用^[3]。

(三)教学督导的具体内容

高校本科教学督导的工作内容可概括为督教、督学和督管。督教主要是对本科各项教学工作环节开展检查、分析、评价和指导,为教学工作提供建设性意见,主要内容涉及教学活动督导、教学检查巡视、专项督导检查、教师工作评审等方面。督教的基本形式包括:一是对日常教学工作进行检查与督促,旨在促进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二是深入课堂听课,了解教师课堂教学和学生课堂表现状况,并对教学督导组成员每学期的听课次数都做出了具体要求;三是负责完成对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执行情况的督查、检查,需要对考试试卷、毕业论文及各类教学档案进行检查;四是参与各类教学奖项、教学改革项目、优秀课程立项的评审工作。督学主要是对学生学习活动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引导,具体工作内容包括对学生预习、上课、复习、考试、实习等活动的监督,并针对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学生迟到、早退、旷课等情况,与学生沟通,提出问题解决的合理化建议和可行性方案。督管是指对教学管理、课程管理、成绩管理、教学信息管理等工作进行督促、评价和引导,以提高教学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由此,基于督教、督学和督管

过程中发现的具体问题,督导方向所涉教师等相关主体提出针对性、指导性意见,并监督其改进教学,这就是教学督导最终所指向的督改。

(四)教学督导的结果管理

教学督导的结果管理是制度设计中的最后一环。督导结果的反馈与运用在不同高校有不同的设计,良好的结果管理是教学督导成效的保障,而对结果管理的忽视则可能导致督导评价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着眼于当前高校的制度样态,本科教学督导的结果管理主要落脚于督导评价的结果反馈与运用两个方面。在结果反馈方面,可分为现场反馈、定期反馈、专门反馈三种形式。具体而言,一般性的督导意见,如听课意见、命题质量评价等,由教学督导员现场反馈给任课教师或相关单位。有的高校,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探索建立期初、期中、期末定期反馈制度,将教学督导员的专项检查、随堂听课、专题调研、工作总结等原始资料归档保存、分析整理,定期向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通报教学督导工作信息^[4]。对于突出重大问题,教学督导员则是直接向教务处和有关单位专门反馈。在结果运用方面,教学管理、课程管理、考试管理等过程的督导意见及建议,可作为高校修改教学管理条例的重要依据,以及教师晋升、教学评优等的重要参考。青岛理工大学还规定,对于多次被评为授课质量不及格的教师,教学督导组可建议有关部门做出相应的处理^[5]。

二、高校本科教学督导的现实困境

本科教学督导制度的院校构建主要基于国家在诸多法律法规、相关政策话语中赋予高校的教学督导职能、国家教育督导制度的层级效应以及高校多年办学形成的校本经验。然而,制度建设施加的监控逻辑在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实践场域越来越清晰,监控式督导评价在满足学校管

理效率及需求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如制度设计中描绘的那般美好,反而在教学及管理实践中逐渐暴露出诸多矛盾。

(一)督导组织受制于内部机构管控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扩大,高校本科教学督导的理念、内容、执行方式等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现实情况看,本科教学督导组织受制于内部机构管控,教学督导形式及质量监控体系存在明显的“教练员充当裁判员”的特征,加剧教学督导走向形式主义与面子工程的风险。第一,组织架构侵蚀督导独立。教学督导机构是实施督导工作的组织保障,督导机构的设置模式决定了督导的地位、效力范围和程度^[6]。目前,各高校设立的教学督导机构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依附教务处,由教务处质量科负责日常协调工作;二是相对独立,在校领导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三是设置独立的职能处室,作为学校行政管理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与教务处平级。其中,以依附教务处为主要形式。教学督导部门背靠教务处开展工作,服从于教务处的统一安排与管理,这无疑易导致教学督导独立性不足,既处于高校管理部门的边缘地带,又因级别与职权地位等不足致使其监督职能难以有效发挥。尤其是在督管工作中,容易出现难以下手、故意回避等自保现象,很难客观公平地监督和评价教学管理方面的问题。第二,学科壁垒衍生督导隔离。教学督导组织建立于学科分类基础之上,其内部组织结构在院系之间存在森严壁垒,甚至在同一院系的不同专业之间也形成较大的阻隔屏障。在督导过程中,缺乏跨院系、跨学科、跨专业的合作与交流,则很难产生学科群体效应,不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变革。第三,校际交流受阻导致督导封闭。同一区域高校间的教学督导往往各自为政,相互间缺少多元、开放、合作、共生的督导机制^[7];特别是在“双一流”建设的浪潮下,不同高校之间的竞争异

常激烈,在大学发展和学科建设过程中衍生的共享理念匮乏、合作机制缺失等问题,极大阻碍了教学督导资源的整合及模式的创新。在此种封闭的督导组织结构之下,督导评估意见易受学校内部人际关系等人为因素影响,损害教学督导的公平性。

(二) 督导队伍结构单一, 督导执行受阻

教学督导人员具备较高教学水平和教研素养,是督导质量和效果的有力保证。当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督导队伍建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数量结构、人员选聘、督导执行等方面。第一,督导员数量不足,年龄结构不合理,督导作用难以发挥到位。作为督导工作开展的最基本手段,课堂巡视与随堂听课的频次与覆盖面直接决定了教学督导作用的发挥程度。由于当前政策层面尚未明确本科教学督导员数量标准,很多学校存在督导员人数不足的问题,致使教学督导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在课程多、课时少、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多数院校往往集中关注理论教学,而对实践教学的监督难以兼顾。同时,考虑到经验、职称等多方面因素,督导人员的构成中不乏已退休的教职人员,其教育教学观念仍然停留在传统经验的固有判断上,仅凭个人经验和主观感受开展工作,这无疑会导致经验主义的弊端。第二,人员选聘标准不科学,督导队伍专业素质有待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高校在本科教学督导队伍人员选拔上要求不尽相同,选聘标准囿于师德师风等基本的原则性要求,未充分结合专业学科实际需要。大多数督导组成员由学校或学院委派、推荐,缺乏严谨的条件设置和推荐程序,甚至有高校仅需学院举荐或个人毛遂自荐即可。这种简单化的选拔审核程序容易导致督导队伍胜任力不足。第三,督导制度内部存在合法性危机,教学督导执行易遭受阻滞。教学督导制度的内部合法性是指获得组织内部成员认可的状态,即

被督导方对督导制度的相关规则的理性接受程度^[8]。接受程度越高,制度在组织内部的合法性基础就越牢固;反之,基础就越薄弱。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督导制度在组织内部成员中,尤其是教师群体中,存在价值认同危机。一方面,督导制度作用的发挥充斥着重控制、轻指导的监控文化。有的学校将教学督导的主要精力放在教学规范的“执法检查”,引发教师对教学督导的排斥。另一方面,教学督导专业结构失衡以及督导专家专业水平差异等问题也易引发教师的不信任,从而对教师教学产生负面影响^[9]。

(三) 督导内容陷入管理主义工具理性的陷阱

随着本科教学督导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教学督导内容更趋丰富与多元。然而,教学督导的多元面向也随之衍生更复杂的实践困境,特别是在高校盛行的效率至上的管理主义文化侵蚀下,教学督导的工具理性问题更为突出。第一,督导职责的泛化倾向。教学督导涉及高校教学的方方面面。高校对教学督导预期过高,甚至认为其无所不能。此外,不少高校的教学督导人员对其工作性质存在认知偏差,错误地将教学督导等同于教育督导,极大地泛化教学督导的职责边界,使得教学督导职权越位或不到位^[10]。事实上,教学督导职能的泛化,导致实际工作的开展异化为找问题、查漏洞、纠错误等,使督导工作陷入工具主义陷阱。第二,督导面向的窄化困境。教学督导既面向教,又面向学,还面向教学管理,但诸多高校更多关注的是督教,而忽视督学和督管,致使督改囿于教的有限空间。换言之,教学督导时常被窄化为一种仅评价教师教学的工具,而对于学生学习与发展、教学管理成效等鲜有关注。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趋利式评价实践,企图假借对教师教学的评价结果,混淆和指代学生学习与学校管理的效果,且以效率之名放弃探索督学和督管的有效实践机制。第三,在督教内部,督导

内容也更多聚焦教师教学的形式问题,是一种浅层次、低水平的管控,较少涉及指向学生学习、教师发展的深度支持与指导,难以支撑教与学的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遮蔽教的价值性,凸显评的工具性,教学督导强化了对教师教学的约束力,致使教师教学主动性与积极性受损,影响了教学效能感^[1]。此外,受制于教学督导本身存在的专业壁垒、理念差异等现实问题,具有自主探索性的教学督导内容可能也会出现督导不当问题,引发教师在教学投入、教学创新等方面的退避行为,从而导致更深层、复杂与长期的负面影响。

(四)督导结果的反馈性评价功能发挥不够充分

在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中,收集和反馈教学督导信息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实际工作中,教学检查、评估以及日常教学管理都会涉及教学督导的信息反馈,迅速梳理和分析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根据分析结果及时优化教学方法,教学督导才能达到效果最大化。目前,由于教学时间、学校设施和实践场地等多方面的限制,教学督导员在课后与教师的沟通往往不够深入和细致。换言之,教学督导时常被理解为过程性的监控而非持续性地反馈与优化。一方面,督导结果反馈不及时,致使教学督导陷入只督不导的窘境。督导人员在教学管理、课堂管理及课堂教学等方面发现问题后,一般仅完成情况记录,多采用定期反馈的方式,较少进行实时反馈。这种传统的督导评价不仅极大地拉长了督导时限,还使督导结果的处理过程易受到外界各方利益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督导结果运用机制缺失,致使教学督导权威性弱化。通常而言,本科教学督导更多被认为是一种底线式教学评价手段,督导方更易关注教学过程中的基本要素问题而非质量问题。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则在于各方都在教学督导结果运用上达成某种“妥协的默契”,即教学督导并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力的

后果,教学督导的规范功能被进一步消解。正是由于督导结果运用尚未深度融入更广泛的教学制度框架中,造成教学督导陷入新问题不断、老毛病还犯的恶性循环,加剧其形式化风险。

三、高校本科教学督导的改进策略

为推动本科教学模式革新,促进教师教学发展,高校理应重新审视教学督导的价值指向,打破并超越监控式教学督导的传统逻辑,积极探索构建支持型教学环境,着力促进本科教学督导范式变革,从而实现本科教学督导实践的高质量发展,有力保障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的持续提高。

(一)创新教学督導體制机制,引入第三方督导评价

本科教学督导不仅应致力于对高校内部的办学质量进行监督和改进,其保障作用的更好发挥有赖于吸收和借鉴高校外部的先进理念和专业做法,实现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机统一、融合循环^[2]。因此,增强教学督导的内外部联结,探索高校间合作督导的工作机制,从而构建区域性联动的督导评价体系,将有效规避教学督导的中立性缺失问题。

第一,建立特色教学督导模式,保证组织相对独立。高校在实施教学督导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自身的督导模式。教学督导制度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考虑本校办学理念、校园文化、机构设置等诸多因素,很难找到一种万金油式的督导模式。因此,结合本校办学特色及教育教学规律,充分考量各种因素,探索建立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教学督导模式,是开展督导工作的前提。需要明确的是,有效的教学督导需要督导组织的独立性作为保障,因而有必要建立与其他管理组织间有业务联系但无隶属关系的督導體制,使其相对独立于决策和行政系统之外。与此同时,督导组织还应被赋予同其他教育教学管理部门同等的地位,在学校统一框架下自主开展教

学督导工作,促使督导工作的开展更显权威与客观。

第二,构建学科群组督導體系,打破督导学科壁垒。高校教学涉及各种学科、各种专业,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是高校教学丰富性的重要体现,因此各学科教师的教学效果绝不能简单地用一把尺子去衡量^[13]。针对目前各高校办学规模大、学科专业多的实际情况,为实现全学科、全过程、全覆盖的教学监督,防止出现外行督导内行的问题,应将督导队伍按学科群进行分组管理,以确保督导队伍的学科专业性。

第三,探索区域教学督导组织,疏通校际交流阻塞。在同一地域内的不同高校间,教学资源共享的实践活动为教学督导的开放性合作以及督导联盟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1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转为内涵式发展,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估愈发重视,并开始尝试建立跨行政区域之间的教学督导网络,如杭州市下沙区已经成功实现了高校间优质教师互聘,建立起教学督导联盟组织。区域间的教学督导组织方式有助于超越高校内部全封闭的质量监控方法,打破传统的故步自封思维,摒弃大学以自我发展为中心的办学理念,致力于开创互动与合作的新模式。

(二)强调利益相关主体发声,构建多元化督导队伍

教学督导队伍建设是开展教学督导工作的重要问题,督导队伍的构成直接影响督导工作的权威性和实际工作效果。事实上,督导人员素质是保证督导工作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实现督导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根本前提。要充分发挥本科教学督导的职能,必须建立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结构合理、多主体参与的高素质教学督导队伍。

第一,规范督导人员选聘标准,打造高素质教学督导团队。高校应实施更为严格的督导员管理标准,从制度上保障教学督导队伍建设的规

范化和标准化。在遴选任用层面,人员选聘的关键在于其学科背景和教学经验,因此高校应制定针对督导人员的专业能力评估标准,严格控制准入条件。在后续工作过程中,高校应加强教学督导人员的工作素质培养,提升其专业核心素养。例如,通过强化教育理论的学习,准确掌握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最新信息和动态;通过定期教学督导的专业培训,着力提升教学督导队伍的综合能力;通过先进教学督导工具的使用,高效推动高校教学督导工作的进展。此外,各高校应加强对教学督导队伍建设的重视程度,从制度层面赋予教学督导人员合法性地位,鼓励教学督导人员作为学校教育教学事业的重要他人与教师、学生、管理者进行充分互动,深度参与教育教学及其管理的实践环节。

第二,创新多元主体督导模式,锻造多视角教学督导链。教学督导是一种多主体参与的实践活动,督导专家往往被视为掌舵人;然而,仅依托督导专家视角对教育教学环节予以监督和评价,往往难以确保督导效率和实际成效。鉴于此,高校应建立起以专家为核心,与教师、学生、管理者等相互协同的多元主体的督导模式,以开放包容的机制吸纳利益相关主体参与督导的全过程,实现教学相关主体相互促进的督导关系。在督导队伍中,退休返聘教师是重要的督导成员,而在职教师也是多元化督导团队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作为督导者能够有效管理各种教育资源,把控教学环境,同时将自身教学的见解和感悟融入督导过程中,进而扭转教师个体的认知偏差,消解教师对教学督导的抵触和反感情绪^[15]。同时,从学生视角审视教学体系运转中的隐患,也体现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和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新兴主张^[16],对于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推动双方的相互促进和共同成长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将一线教学管理者纳入督

导队伍,使其能够直接参与教学决策环节,提供建设性意见,便于从具体的教学计划执行视角剖析督导过程。

(三)健全教学督导内容体系,探索过程性督导

受制于传统教学评价只关注教师教的问题,教学督导实践长期困囿于督教困境。因此,教学督导未来应遵循教与学规律的统一性,探索过程性督导,努力实现督导的价值理性。

第一,明确督导职责边界,实现教督统一。教学督导制度的创新必须立足高校自身发展情况,建立科学稳定的督导制度与机制,特别是制定执行细则,通过细则确立教学督导的职责范围与权限。事实上,在本科教学督导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宏观、全局性的监督工作与微观、个性化的教学指导密不可分。因此,高校必须坚持把督导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统一起来,把教学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作为督导工作的切入点,通过对教学过程中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制定阶段性督导工作计划,以阶段性督导目标的实现为契机,寻求督导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重塑教学督导价值,推动“四督”并举。正确的教学督导价值取向应建立在“四督”并举的基础之上。从当前本科教学督导的实践来看,督教是主渠道,督学部分实施,督管相对边缘,最终导致督改成效不佳。教学督导必须将学生学习、教师教学、教学管理三方有效统筹,并最终指向推动教学改革,才能够彻底打破窄化困境,进而深化教学督导价值,扭转本科教学督导效率至上的管理逻辑。

第三,扭转工具主义倾向,回归服务本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本科教学督导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教学督导工作已不能仅注重效率。重回服务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这一逻辑起点,植根于教学情境的生成过程,从管理本位走向服务本位,关注师生的发展性诉求,才是未

来的方向。事实上,教学质量的提升更多地取决于大学教师主动探究教学、创新教学的过程^[17]。教学督导也应将重心下移,关注教学督导与教师之间的良性互动,强调课堂层面教学过程的完整性,注重教师对教学实践的改进^[18]。例如,建立督导档案,定向追踪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持续了解 and 掌握教师教学过程中的需求,并及时向院系和个人提出建议,为教师教学专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四)建立智慧督导数据平台,畅通动态式督导反馈

教学督导的结果反馈体系为各级组织督导信息的获取提供了重要渠道。只有及时将教学督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反馈给督导对象,才能高效地解决教育教学问题。当前我国本科教学督导仍主要采用人工方式进行评价,效率低下且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严重阻碍着教学质量的提高。教育数字化转型新时代,亟须唤醒与聚合教学大数据,创建智慧教育环境^[19]。

第一,运用数字技术重塑督导模式,全面释放督导信息活力。在数字化时代下,新技术和新工具为教学督导的评价反馈提供了过程高效与系统变革的活力,智能化和人性化的数字评价系统逐步代替了传统评价工具,能够实现对教学督导实施情况的实时监控和对督导结果的全面统计、整理与分析。因此,高校应积极探索建立信息化智慧督导平台,借由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基础,以督教、督学、督管的相关模型构建为依托,从单一业务服务功能转向教学督导、监测、分析并重。借助数据可视化技术,协助督导者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视角客观了解高校教学发展短板、资源配置差异等。

第二,建立数智平台赋能督导全过程,实现数字资源层级联通。通过构建智慧督导数据管理和综合服务平台,利用数据挖掘建立督导对象模型,聚合多源对象大数据为督导管理者提供精

准管理与评价服务。同时,可结合实际教学场景,采集督导信息,进行线上教学巡视,线上提交督导报告。做到跟踪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教师、每一个课堂、每一门课程,从最细粒度积累教学大数据,进行督导数据的规划和管理^[20]。利用数字化服务平台为督导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可及时向督导对象推送班级督导报告与个人督导报告,督导对象也可及时将问题和需求反馈给督导员,形成教学督导联通闭环。督导数据在各层次系统中流通共享,实现了全过程、全方位的数字赋能与资源融通。

第三,基于循证智能反馈,强化督与导的有效联动。本科教学督导工作的重要作用是导,为了确保教学督导在教学质量建设方面能够发挥应有效用,高校要合理而充分地利用教学督导结果,做到督尽其用或督而善用,构建起教学督导与督导对象在互动中共同得来的评价—反馈—沟通—优化工作链条^[21]。基于智慧督导平台,开展督导结果应用的跟踪分析与循证评价,全流程记录督导信息,及时跟进督导问题的改进情况,进行督导结果反馈的全过程监控。教师可以基于督导评价的数据分析结果,在督导专家的指导下对教学内容、教学活动等进行优化设计,并在日后的教学过程中适当调整教学策略,还可以基于来自不同学生的督导数据开展精准施教。

四、结束语

本科教学督导是一项具有丰富内涵的系统工程,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助推器。尽管我国建立本科教学督导制度的时间较短,但通过诸多高校努力探索,已取得显著成效,得到各方普遍认同。同时,也应认识到,当前我国本科教学督导工作尚处于持续纵深发展阶段,教学督导的相关理论探索较为欠缺,实践中不断出现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实际上,本科教学督导关涉高校内

部复杂的制度系统,管理标准的制定并不是束缚教师教学行为的枷锁,制度的执行也有可伸缩的弹性空间。督导工作理应最大化规范与改进教师教学活动,构建各教学主体的协同共管关系,而不是异化为对教师教学信息和行为的监控^[22]。展望未来,深入推进本科教学督导改革,各相关方面仍需不懈努力,共同构筑高等教育新生态。

参考文献

- [1] 合肥工业大学本科教学督导组工作暂行办法[EB/OL]. (2020-09-01) [2024-01-31]. <http://jyc.hfut.edu.cn/info/1024/1445.htm>.
- [2] 湖北师范大学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EB/OL]. (2022-05-03) [2024-01-31]. <https://xxgk.hbnu.edu.cn/2022/0906/c3378a134294/page.htm>.
- [3] 华东政法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EB/OL]. (2018-04-17) [2024-01-31]. <https://xxgk.ecupl.edu.cn/2018/1016/c1371a93131/page.htm>.
- [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学督导工作条例[EB/OL]. (2021-03-03) [2024-01-31]. <http://jwc.zuel.edu.cn/2021/0303/c10882a264554/page.htm>.
- [5] 青岛理工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工作实施办法(修订)[EB/OL]. (2022-12-30) [2024-01-31]. <https://sxy.qut.edu.cn/info/1134/3330.htm>.
- [6] 王芳亮. 高职院校教学督导运行机制的现实困境及出路[J]. 职业技术教育, 2021, 42(8): 21-25.
- [7] 张勤. 高校教学督导联盟组织的实践与发展趋向[J]. 教育研究, 2014, 35(1): 154-158.
- [8] 房敏. 组织合法性理论视阈下高校教学管理制度的合法性: 以D大学为例[J]. 现代教育管理, 2014(3): 56-60.
- [9] 刘艳萍. 加强高校二级院系教学管理执行力的对策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0(6): 158-160.
- [10] 寇尚乾. 高校教学督导工作的现状及实践反思[J]. 中国成人教育, 2011(18): 36-38.
- [11] 刘雨. 新时代高校教学督导制度困境及其破解[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0, 38(9): 44-48.
- [12] 胡元林. 专业认证背景下高校教学督导的转向与构建[J]. 中国高等教育, 2020(5): 47-49.
- [13] 张衷平. 高校教学督导听课评课的三个视角[J]. 教育与职业, 2014(26): 51-52.

- [14] 张勤. 探索大学城高校区域教学督导联盟[J]. 中国高教研究, 2010(6): 92-93.
- [15] 李永刚, 李海生. 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管的运行逻辑与非预期效应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23(9): 72-79.
- [16] 李志义, 张小钢, 宫文飞, 等.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标准构建: 策略、框架与要求[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3(4): 8-14.
- [17] 刘玉. 基于教学学术的大学本科教学督导问责[J]. 当代教育科学, 2015(17): 3-6.
- [18] 张震. 论高校教学督导的内在契合[J]. 中国成人教育, 2016(3): 54-56.
- [19] 吴鹏飞. 基于知识图谱的教师数字画像研究[J].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23(4): 70-78.
- [20] 杨宗凯. 信息化驱动教育督导现代化[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7(7): 3-8.
- [21] 刘邦奇. 数据驱动教学数字化转型: 机理、场域及路径[J]. 现代教育技术, 2023, 33(9): 16-26.
- [22] 赵锋. 新时代大学教师教学评价: 反思与重构[J]. 高校教育管理, 2023, 17(4): 114-124.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Supervis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E Xiaoli, XIA Lingli, CAI Jingmi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Undergraduate teaching supervis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internal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is also a meaningful way to improv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quality. Currently,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ave established a clear framework and operational norms for undergraduate teaching supervision. However, some practical deviations persist, including limitations imposed by internal institutional control on the supervisory organization, the singl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the supervision team with hindered execution capabilities, managerial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vershadowing the supervision content, and obstructed feedback evaluation function of supervisory outcomes. In light of these challenges, it is imperative to further deepen reforms in undergraduate teaching supervision with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1) Exploring innovativ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teaching supervision while incorporating third-party evaluation; 2) Amplifying stakeholder voices and building a diversified supervisory team; 3) Improving the content system of teaching supervision while exploring novel approaches to process-oriented oversight; 4) Establishing a smart supervision data platform for effective dynamic feedback in supervisory processes.

Keywords: undergraduate teaching supervision; undergraduate teaching evaluation;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责任编辑:陈宁)